

蘇德美日所見甲骨集

胡厚宣編集



• 四川辭書出版社 •

四川辞书出版社

蘇德美日所見甲骨集

胡厚宣編集



责任编辑：杨宗义

封面题书：胡厚宣

装帧设计：黄汉庭

陈秀娟

苏德美目所见甲骨集

胡厚宣 編集

出版：四川辞书出版社

（成都市总府街）

发行：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成都印刷一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 / 16

版次：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5 插页4页

印数：1—2500册

ISBN 7—80543—007—1 / H·4

定价：7.80元

总 序

距今四十多年以前，抗日战争时期，我离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昆明来到成都，在齐鲁大学教书。我曾说过这样的话：

治学之道，赖乎新资，考古之学，材料为尚。况甲骨古脆，出土易损，迁移辗转，动辄破碎，灾祸战乱，每致散失。罗振玉谓材料之蒐集，尤重于研究。郭沫若谓秘而不宣，与藏之地下何异。俱以见蒐集材料与流传材料，实为学者当务之急也。（拙著《甲骨六录·自序》，1945年。）

就是如此，我研究甲骨逾五十年，一直颇注意材料的蒐集。在成都工作不到七年，除了编印《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年）续集（1945年）六册之外，我还把蒐集的甲骨文资料，编辑出版了一本《甲骨六录》（1945年），收录了中央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清晖山馆陈觉玄氏、双剑谿于思泊氏、束天民氏及曾和寔氏等六家所藏甲骨共676片。还编辑出版了两本《战后平津所获甲骨集》（1946年），收录元素造像室谢午生氏、颂斋容希白氏及双剑谿于思泊氏等三家甲骨共537片。再加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所收的《厦门大学所藏甲骨文字》（1944年）所收的29片，合共九家1242片。抗战期间，大后方收藏家较少，蒐集印刷都不容易，能有这样一个数字，就算不错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我从成都复员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任教。十年之间，我除了编写《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1951年）、《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1952年）、《殷虚发掘》等几本小册子之外，

我编辑出版了四部甲骨文资料集：《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年)、《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年)、《甲骨续存》(1955年)。《京津集》四册著录甲骨5642片，《宁沪集》二册，著录甲骨1143片，《南北录》三册，著录甲骨3276片，《续存》三册，著录甲骨3753片。四书合共收录甲骨13814片。连在成都所著录的1242片，总共收录甲骨15056片。以一个人的力量，能蒐集出版这样的一些材料，我自认为是尽了心的了。

1956年，我奉调从上海来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转眼之间，就是三十年。在这三十年期间，除了参加运动并经过“十年浩劫”之外，我只写了几十篇学术论文，此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带着十来位初学的年轻同志，投入到蒐集材料、整理、编排、核对、付印、出版《甲骨文合集》这一部书上。

我旧存人头骨刻辞及大中小片甲骨共192片，又甲骨拓本十二册8910片，俱都捐赠给《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组。我长年积累准备再编一部《甲骨续存补编》，亦以编辑《甲骨文合集》，就暂不编印。

现在《甲骨文合集》图版部分十三册已经出版（1979—1983年），来源表、释文选本和补正，也正在编辑核对之中。无论如何，总算出了成果，也培养出了一批甲骨学的专门人材。

岁月流逝，我年已衰老。今后除了与同志们一道，共同完成《合集》所余留的工作之外，拟乘我有生之年，整理一下自己五十多年以来已出版未出版已完成未完成的论著，作一总结，以了心愿。这项工作，拟先从整理自己长年以来所蒐集的甲骨文资料开始。这本小册子，就算是一个开端。

本书之成，多赖国内外有关单位的领导以及好友至交的协助与支

持。除在每卷分别道谢之外，在这里再总致感激之忱。

小儿胡振宇学习历史亦治古文字。他也曾帮我作了一些技术工作，合并说明。

1986年12月10日胡厚宣自记于北京

目 录

总 序

卷 一 苏联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选

摹本 1—79

卷 二 德国西柏林民俗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

摹本 1--112

摹本 113—422

卷 三 美国所见甲骨补录

照片

摹本 1—24

卷 四 日本天理大学参考馆所藏甲骨文字选

摹本 1—51

附录一 德国私人收藏牛胛骨卜辞（拓本及照片）

（参看拙著《释流散到德国的一片卜辞》，刊《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1期。）

附录二 香港大会堂美术馆所藏牛胛骨卜辞（拓本）

（参看拙著《记香港大会堂美术博物馆所藏一片牛胛骨卜辞》，刊《中原文物》1986年1期。）

附录三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所藏四片牛胛骨卜辞（照片）

(在这里要特对博物馆的领导及中国艺术部主任柏格(Patricia Berger, Curator of Chinese Art) 先生, 敬致感谢之意。)

以上一至四卷, 共收录甲骨576片, 另加附录6片, 合共582片。

卷一 苏联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选

1958年7月，那时我们历史研究所还属于中国科学院，我所在的研究所以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我曾奉派执行中苏科学合作协定的一个项目，去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讲学。

在莫斯科，于苏联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中国艺术陈列部，看到有完整无缺的龟腹甲卜辞17版，龟甲是现代的，文字是后刻的，都是靠不住的伪品。但是1955年苏联出版的10卷本的《世界通史》第1卷第17章《远古的中国》彩色插图32，载有《中国古代文字的龟甲》，收录的却正是这批伪甲的一版。当时我曾向中国学研究所的专家们指出，他们都大吃了一惊，说这么伟大的一部著作，怎么会收录假的东西呢？他们马上就写信通知总编辑茹科夫院士，让他赶快更正。1959年，我国三联书店出版汉译本《世界通史》第1卷，经我们指出，把假的龟甲抽出，另外换上《殷虚文字乙编》著录真的完整的龟甲卜辞三版。

（汉译《世界通史》1卷606页后607页前插页图版，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可惜印刷时又把它们印倒。至于后来苏联原本及我国汉译本再版出书时，是否已经把它们改了过来，那就不得而知了。

1958年8月我从莫斯科由中国学研究所的塔斯金先生陪同，前往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讲演，又由东方学研究所的郭质生博士陪同，参观了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承博物馆的东方民族文化艺术历史主任克列切朵娃女士接待，看到了东方部所藏中国殷墟出土的甲

骨文字。甲骨共199片，乃前苏联研究院马尔博士语言思想研究所研究生布那柯夫所蒐集，原来陈列在研究所的古器陈列所。（见布那柯夫，《安阳龟甲兽骨》，苏联研究院马尔博士语言思想研究所学刊第三卷51页及中文提要7页，1935年。）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布那柯夫不幸牺牲，此项甲骨，以后即为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保存。但博物馆对这批甲骨并不重视，听说还有人认为可能全是假的东西。其实这批甲骨，倒是一片也不假，而且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材料。我另有考释，在这里暂不赘说。据布那柯夫文中说，还有大胛骨一版，系由两片拼合，长24.6公分，宽19.5公分，参观时未能得见，不知这一版胛骨，现在收藏在什么地方。

就我所看到的这批材料而言，其中以兽骨居多，尤其第1期、第2期和第3期、第4期，即武丁及其以前，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的卜辞，绝大多数都是兽骨。但布那柯夫说“只有字骨”，也不尽然。即就我们所选录的这79片甲骨来说，其中龟背甲2片（47，55），龟腹甲15片（1，6，7，12，18，23，24，33，38，48，51，53，54，71，79），就不能说全是字骨。

就时代来说，1至12号为第1期，即武丁及武丁以前的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共12片。13至55号为第2期，即祖庚、祖甲时期，共43片。56至78号为第3、第4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共23片。79号为第5期，即帝乙、帝辛时期，共1片。五期之中，以第2期为最多，其次为3、4期，其次为1期，5期最少。

这批材料，布那柯夫曾准备用“合照片摹写三位一体的办法，将字骨拓印”。不幸他英年逝世，这计划就未能完成。1958年8月，在我参观这批材料时，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的领导，曾慨允代制影本相赠。我九月回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项照片，迄今未能寄来，甚

感遗憾！

总之，这批材料，收藏已经五十多年，就是从我参观迄今也已二十八载。除了中国学研究所曾来我国北京大学留学的刘克甫先生在他的夫人黄淑英女士合著的《古代汉语》一书，曾著录1片（刘克甫、黄淑英《古代汉语》12页，莫斯科出版，1978年。）之外，一直没有著录过。最近我们所编《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第13册，1982年。）才选收了一部分，但也还不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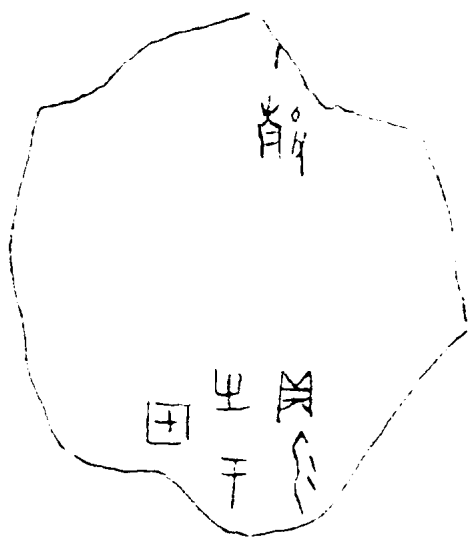
常年以来，有好多甲骨学者，因我去过苏联，每每问起这一批材料的情况，爰将我当年根据原骨所选录的一些摹本，公布出来，暂供学者们研究、参考。又刘克甫先生也曾代我选摹过一些，现亦一并收录。谨对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和克利切朵娃女士以及东方学研究所的郭质生博士和中国学研究所的塔斯金先生、刘克甫先生，一并敬致感激之忱。

著录甲骨，当然是以拓本为最好。但有时遇到特别纤细的笔画，就拓不出来。照片比较真实，但一些刻画的字体，就不容易看得清楚。摹写本虽然笔画容易失真，但是根据原骨摹录，字迹笔画，就比较看得明晰。三者各有短长。所以早年董作宾先生提倡照相、摹写、传拓三种方法并用，这样就可以相互补充。董先生说，在甲骨出土的六十年间，三种方法都是用过的。但是一件材料三种全用的，并不太多。（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摹写本示例》，刊《中国文字》第1期，1960年。又《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7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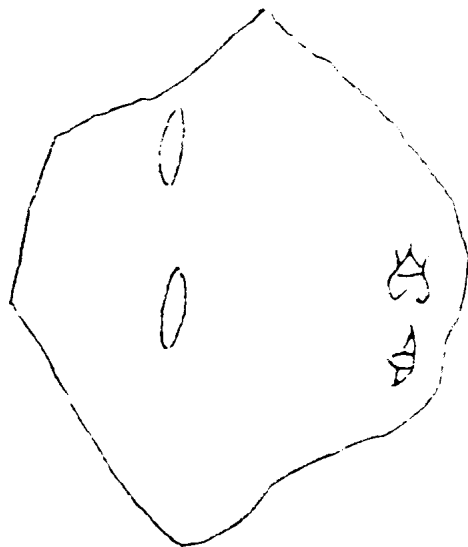
董先生说了这话没有多久，日本伊藤道治教授作《故小川睦之辅氏藏甲骨文字》（刊《东方学报》京都第37册，1966年。），《大原美术馆所藏甲骨文字》（刊《仓敷考古馆研究集报》第4号，1968年。），

《藤井有邻馆所藏甲骨文字》(刊《东方学报》京都第42册, 1971年。), 《松垣元吉氏藏甲骨文字》(刊《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期, 1972年。), 《关西大学考古学资料室藏甲骨文字》(刊《史泉》第51期, 1977年。)各文(后来又把这几篇文章集在一起, 合称《日本所见甲骨录》附在重印郭沫若《卜辞通纂》(1977年日本朋友书店出版)的后边), 以及最近续出的《国立京都博物馆藏甲骨文字》(刊神户大学《文化学年报》第3号, 1984年。)和《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刊同上)两文, 就都是照相、摹写、传拓三种方法全用, 极方便于学者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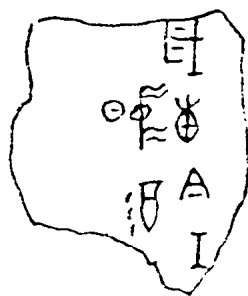
我现在为应学界的急需, 先把摹写本公布出来, 希望苏联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早日把这批甲骨的照片和拓本予以发表, 三者对照, 相互补苴, 那就更加方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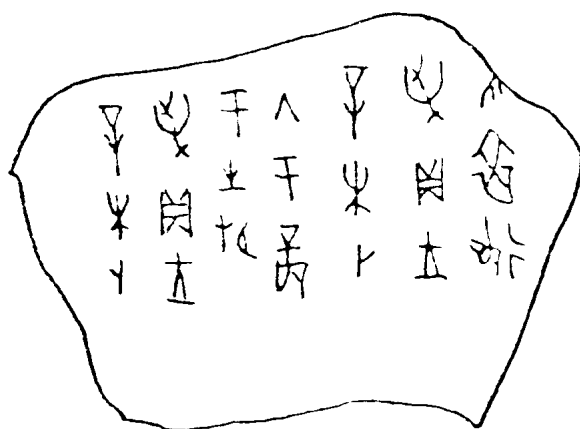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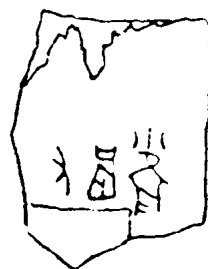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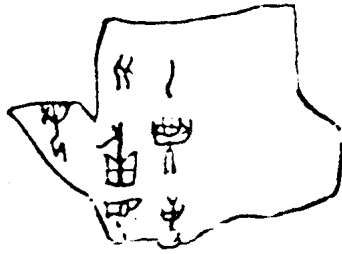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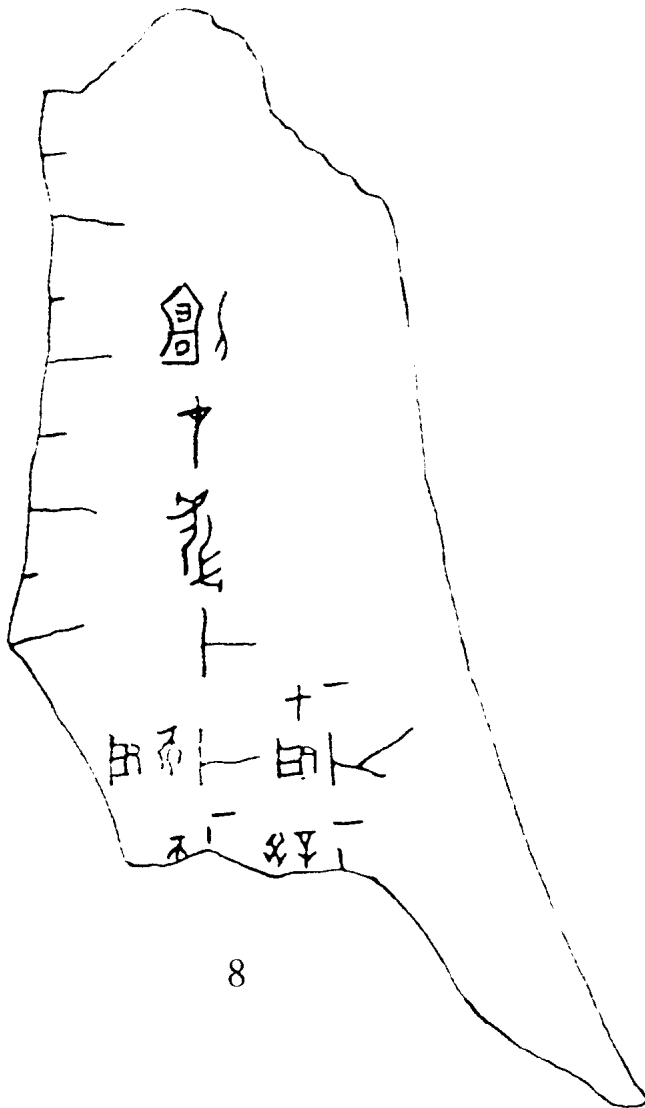
6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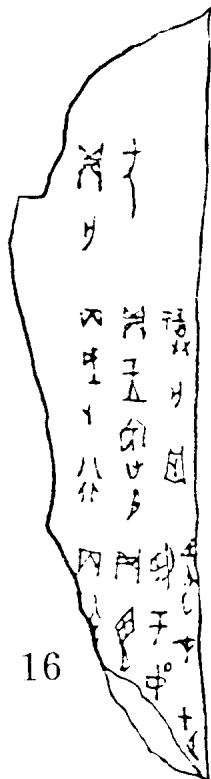
9



8



10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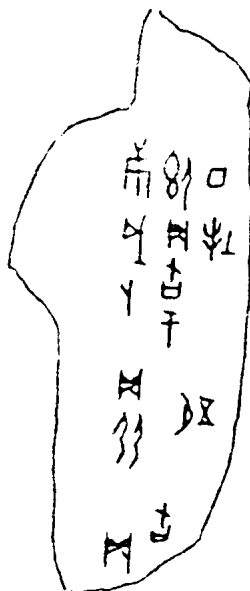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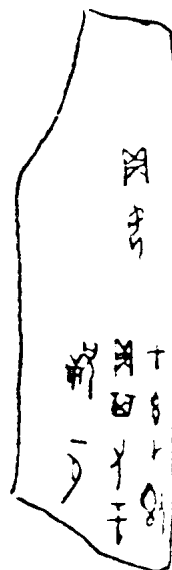
17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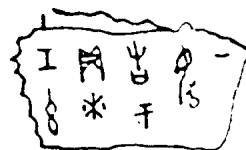
20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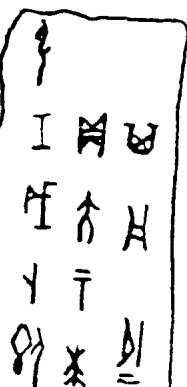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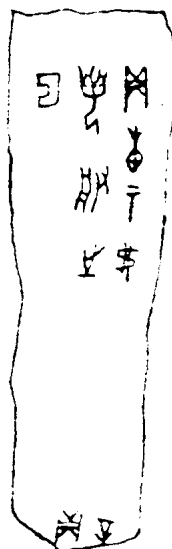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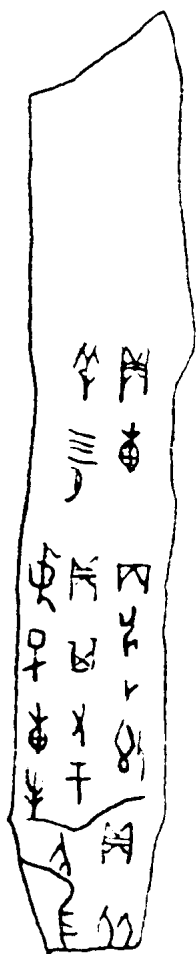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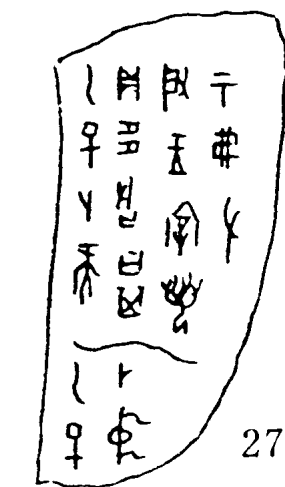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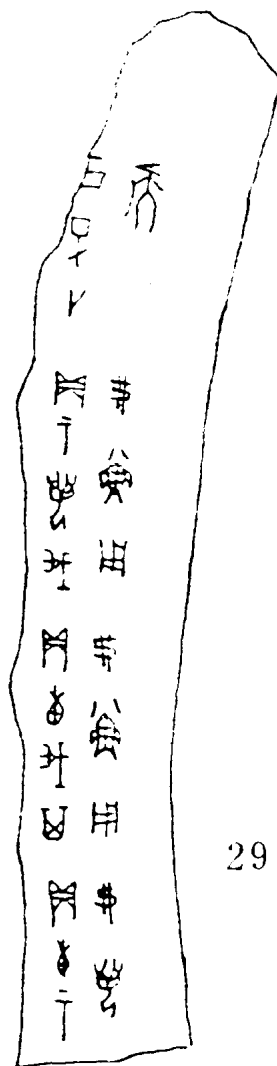
28



25



27



29